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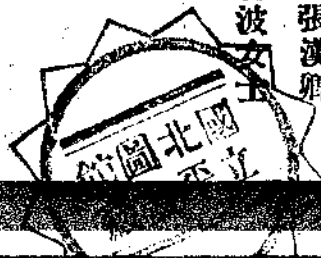
燕 曲

第 二 卷

第 四 期

要 目

- 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易 忱
- 中國文化學會緣起(轉載)
- 中國話劇運動過去的
厄運和目前應有的努
力(續完)……浮 萍
- 鬥爭……李 樵
- 落魄(續)……冰 若
- 途中(續完)……張 堃
- 光榮的死……張漢卿
- 現代一女性……碧波文玉
- 讀者園地
- 一少婦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保定曲燕社發行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歡迎一切關於文藝及社會政治諸問題之文字與圖畫
- 二、譯稿須註明所譯書報之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
- 三、文稿須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投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四、來稿本刊編輯人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來稿經刊載後當酌酬現金或本刊
- 六、來稿揭載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七、來稿如不揭載概不退還欲寄還原稿須預先聲明並附相當郵票
- 八、來稿請寄保定振興里十四號本社

本刊

第二卷 第三期 要目

歲首獻言	一九三三年的回顧	林房阿
普羅列塔利亞	文學的再出發	王季陸
老	途中	張湘
落魂	信	水張
隨筆二則	讀者園地	碧波女
可憐的母親	這年頭	劉紀
這年頭	一個早晨	董新
		董兆
		董瑞

保定 中西大藥房

經售

泰西原藥料器具
 醫科療治器具
 均用衛生器材
 西文調劑配藥
 家庭常備良藥
 各種注射血清

保定西道街路口南

疾呼旬刊 第三卷 第一期要目

所謂人民革命政府的分析…… 蔡如

日本之經濟問題非滿洲所能解決…… 蔡泉

合作之理論與實際…… 任繼

讀者園地…… 張恩海

價目：每期二分全年五角郵費在內

地址：保定疾呼旬刊社

河北民聲日報

為保定唯一敏捷之新聞紙

消息靈通 新聞準確

定價每月洋二角

零售每張洋一分

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

翦 忱

(一) 引論

民主政治 (Democracy) 與寡頭政治 (Oligarchy) 恰立住相反的地位。由一般人看來，二者不能並立，一個國家非民主政治，即寡頭政治，絕不會同時是民主政治，又是寡頭政治，這兩個名詞的中間，似乎有一道鴻溝。

其實，這樣的論斷全與事實不符。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雖則立在相反地位，但因此而說二者不能並立，便陷於錯誤了。

本文的目的，即在用分析的眼光，來說明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是「相反而相成」的東西。

(二) 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的意義

民主政治，究當怎樣講呢？

林肯說，「民主政治為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這個定義，甚覺含混。因為「民有」，「民治」，「民享」，作什麼講，都沒有確定。瑪志尼的定義，「因全體人民在賢明的領袖之下，一致努力，而全體得以上進」，也很嫌空泛，令人難以捉摸。

「民主政治」的意義，應當從兩方面講。一方面，民主政治是一種政治的形式；另一方面，民主政治是一種政治的精神。就形式方面說，我們應看白賚士 (James Bryce) 在其「近代民主政治」 (Modern Democracies) 一書中所說的，他說「民主政治這一個名詞，用以指明一種政體，在這裏面，一個國家的統治權力，在法律上，不屬於任何特殊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階級，而是屬於整個團體的份子。」他更具體的說，「民主政治是一種多數合格公民的意思統治的政府，合格公民須佔居民的大多數，粗率的說，至少要有四分之三……」依白氏的意見，法律上主權在民的政體，或全體人民（或全體人民四分之三以上）所票舉的政府，就可叫做民主政治。

從精神方面來看，民主政治是如何的呢？這個我們可看馬洛克 (W. H. Mallory) 在他的「純正的民主政治之限制」 (The Limits of Pure Democracy) 一書中所說的，他說：「純正的民主政治之基本原則，可以拿一個普遍的公式來代表，即：『一人有一票，』或『一個人為一個勢力單位。』關於投票之決定，凡人無論其社會地位如何，都不應以其特殊的決定，或藉其智識超越的聲譽，來操縱，甚至單單一個同伴的心意，而使一個人的心意，支配了兩個人的思想與投票。」在精神

上，民主政治絕不容有少數人來指揮或操縱羣衆，羣衆的意思，應是從他們內心裏發生而不受外方勢力影響的意思，而不應是少數人所灌輸給他們腦中的意思。在精神上，必須真是平民以其自己的意思去統治，始得稱爲純正的民主政治。看了馬洛克與白賓士的話，我們可以知道民主政治的真實的完全的意義。白馬二氏都只看到他的一方面，但在其所看到的方面，看的都沒有錯誤。我們把他們二人的話結合起來，就可以窺得全豹，一覽無餘了。

其次，再談寡頭政治。

所謂「寡頭政治」，顧文思義，我們也可知道是與民主政治正相反對的。我們明白了民主政治，再去認識寡頭政治，是極容易的事。所以，關於寡頭政治，簡單的說明一下就夠了。

上面曾說過民主政治有形式精神之分。寡頭政治，也是如此。形式上的寡頭政治，就是一國之中法律上有少數的領袖，掌握政權。在精神上，寡頭政治，是有少數領袖，把持政權，爲所欲爲，民衆祇是聽其支配，一切服從而已。

古時希臘人把貴族政治 (Aristocracy) 與寡頭政治，分別看待。但今日普遍不是這樣。我在此文中所說的寡頭政治，意義甚爲廣泛，不但與貴族政治無別，而且甚至還包括君主專制。

人類政治，略可分爲二大壁壘，一爲民主政治，一爲寡頭政治，如此分法，實最簡當，麥克斯 (Robert Michels) 說的好：

「寡頭政治之最嚴格的形式，爲君主專制，立於一個人的心意之上。一人命令，萬民服從。在理論上與此君主專制的原則，立於正相反地位者，是民主政治。」

他又說：

「由實際上結果言之，一人狄克推多制與多人狄克推多制，是沒有什麼多大分別的。『狄克推多制』這個概念，與『民主政治』這個概念，正相反對，這是顯而易見的。」

(二) 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的關係

一個國家在形式上完全是民主政治的，在精神上倒不完全是民主政治——反而裏面常混有寡頭政治的成分。同樣，一個國家在形式上完全是寡頭政治的，在精神上倒不完全是寡頭政治——反而裏面常混有民主政治的成分。一個國家無論行的是何種形式的政治，精神上總常是同時混含有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的成分。自然，一個國家若是在形式上同時施行兩種政治，則其精神上之同時含有此兩種政治的成分，那是更不待言的了。

我們普通都承認人類在聰明與智識上，彼此是不平等的。一個團體，無論是怎樣的小，其份子中常有幾個最爲活躍，其意識常是佔優勢的。這一個團體，因有幾個比較最聰明最有智識的人做領袖，而得解決困難問題，向前進步。所以

，智者之支配愚者，是很自然的，而且事實上也是很必要的。但政治上的領袖，實際上也不必一定是最聰明且最有智識的，即如世襲的君主之得為君主，是由于世襲制度之存在，而此世襲制度之所以繼續存在，一方面是因為君主有最大武力為其後盾，而另一方面是因為人民認此為天經地義，不可更動之制度，或為免除各方爭奪政權，危害國家計，認此制度比較妥當易行，一時還想不出更好的制度來代替。

但這兒所說的「支配」，不一定是藉助武力的，用言論來征服民衆的心，也可說是「支配」。形式上的寡頭政治之「支配」民衆，常是藉助武力的，而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之「支配」民衆，則常是藉助言論的。

這種實質上的「支配」，無論是藉助武力也能，藉助言論也能，在精神上，總都是一種寡頭政治。在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中，一切大政，在法律上都是由人民去決定，投票時，有常識者可有獨立之意志，而多數羣衆，因問題複雜，莫名其妙，祇可聽聽少數領袖的言論，而決定其行動，他們之受少數領袖的指揮與操縱，是必不可免的。所以精神上雖有民主政治的成分，但也不能沒有寡頭政治的成分。

這個事實與「純正的民主政治」的理論，頗不相合。純正的民主政治的原則，制止一切政治的討論，而且，第一要任何投票人都沒有一個單位以上的勢力，「只要有演說家，純正的民主政治，便算壽終正寢了。（馬洛克語）純正的民主政治，不是，抑且絕不能是，現實的人類政治，牠只是兩個原則中之一而已，另一個即是寡頭政治，這兩個實可以依各種比率而配合，但這兩個中沒有一個單獨可以產生現實的人類政治，也就如同單獨硝石或單獨木炭之不能造成火藥一樣。

精神上完全民主政治這個東西，是沒有的。政治本身，必定要有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這兩個相反的原則聯合起來合作。精神上，民主政治常是與寡頭政治相伴而行的。

說到寡頭政治，情形與上述相同。在形式上完全的寡頭政治中，「寡頭」高于一切，人民毫無參政之權，人民稍有不順，即與以嚴厲的制裁。但「寡頭」也不能完全為所欲為，對於民意，不能毫不顧及，否則民衆痛苦不堪，定有革命發生，橫暴無道之政府，即無存在之可能。所以，在形式上完全的寡頭政治中，精神上雖當然有寡頭政治的成分，而不能沒有民主政治的成分。

以上講的，祇是精神方面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的關係。我們應當再看看形式方面二者的關係如何。

形式上完全行寡頭政治，是可以的。即如古時一切政權，皆在君主與異族少數人手中。形式上完全行民主政治，也是可以的，如現今之瑞士美國，政府完全是由人民選的。在一個國家，形式上同時實行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也是可以的，如今之英國，有君主，有貴族組成的上議院，這可說是寡頭政治，同時又有國民選的下議院，這可說是民主政

治。

無論何種政治，其形式之施行，實際上常是不能把其所應表達出來之精神，充分的表達出來。所以，瑞士美國雖形式上完全是行的民主政治，而因暗中仍有少數人支配政治，故精神上仍有寡頭政治的成分。寡頭政治亦然。形式上行的完全是寡頭政治，雖人民毫無參政之權，而少數領袖，對於民意，仍不能完全漠視。所以，在這種政治中，也免不了含有民主政治的精神。

人類政治，分析起來，計有三類。第一類是形式上完全為寡頭政治，而精神上一部分為寡頭政治，一部分為民主政治。拿我們中國為例。在以前帝王專制時代，只有皇帝與貴族們，掌握大權，人民毫無參政之權，在形式上行的完全是寡頭政治。這些「寡頭」，不少自私自利作威作福的行爲，然而他們也時常依順民意而行，不能完全漠視民意，不能完全為所欲爲。所以，這種政治在精神上一部分是寡頭政治，一部分是民主政治。

第二類是形式上完全為民主政治，而精神上一部分為民主政治，一部分為寡頭政治。我們拿美國為例。美國憲法規定主權在民。美國中央政府，是人民票選的。各州政府也是如此。政府官員，只是人民的公僕。在形式上美國行的完全是民主政治。在精神上人民的意思，確是支配政府行動的一個因素，政府官員為討好於人民，希望下次再得被選，或恐為輿論所不容，有誤其前途，損其名譽，因而常常是迎合民意而行。但精神上支配政治的因素，並不只是民衆。國會議員與大總統，也時常是依其私意而行；人民選舉時，總有些黨魁，肆其鼓簧，以征服民衆之心；資本家也暗地裏在支配政治。所以，這種政治，在精神上固有一部分是民主政治，而也有一部分是寡頭政治。

第三類是形式上一部分為寡頭政治，另一部分，形式上為民主政治，而精神上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的成分都有。我們可以拿英國為例。在英國有君主，有貴族組成的上議院。但同時，又有人民票選的下議院與人民間接選出的首相。這在形式上一部分是寡頭政治，一部分是民主政治。君主與上議院在政治上自有其相當的勢力，但對於民衆的勢力，則亦不能否認，故精神上寡頭政治與民主政治的成分都有。下議院議員與首相，雖多少是依民意而行，但對君主與上議院的勢力，也不能完全漠視；他們的行動，也不是絕不受其私意支配的；資本家在暗地裏也頗有支配政治的勢力；人民選舉時，除有獨立意志者外，多數民衆常常是被黨魁的意思所征服的。故在此形式上民主政治的部分中，精神上是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的成分都有的。

人類政治，無論怎樣的千變萬化，恐總不能逃出此三類的範圍以外去，不過只是形式與精神上，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彼此間成分的比率，因國因時而有不同罷了。各國的政治，在這篇短文中，不能去講。至於自古迄今政治的趨向，則可以簡略的一談。

(四) 政治的趨向

大體上，人類政治的潮流，普遍說是從神權君權而流到民權。精確點說，現在的政治中，民主政治的成分，比過去增多了，而寡頭政治的，比過去減少了。

民權之萌芽，雖在二千年之前希臘羅馬時代，但是確立不搖，還祇有一百五十年。前者仍是君權時代，君權之前，便是神權時代。

在神權時代，人民擁戴一個很聰明的人做首領，他的職務，便專是祈禱，就像中國的西藏，奉活佛做皇帝，是以神為治。

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在歐洲羅馬分裂之後，神權漸衰，君權漸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為極盛時代。在君權時代，民權逐漸潛滋暗長。在英國有「大憲章」的發佈，「權利請願書」的接受。却爾斯一世之被殺，克林威爾之革命，傑姆斯二世之被逐，「權利法案」之實行，這些都表明民主政治的成分，逐漸增多起來。在法國孟德斯鳩發表「法意」一書，對於法國專制政治，實為當頭棒喝。盧梭更發表「民約論」一書，力謂主權在民，後此專制政體，即陷於風雨飄搖之中。在美國殖民因不堪英政府之壓迫，而於一七七六年宣布獨立，創設人民的政府。法國人民亦於一七八九年發動革命，建立共和。此革命潮流影響於全世界。以後更發生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法國共和制度，於以確立。日本於一八九〇年也起始實行憲政，逐漸趨於民治。我們中國受革命潮流的激盪，而於一九一一年推翻清廷，建立民國。更有其他很多的國家，表示相似的趨向。

民權潮流，不斷的發展。世界文明各國，均從限制選舉制，進為普通選舉制，婦人參政運動，也逐漸成功，歐洲大戰後，更有很多新共和國的出現。

自然，人類政治的進化，絕不一致，而且是走着曲線的。現在世界上神權君權，仍未絕迹，政治上的反動，也是時常發生，但無論如何，大體上世界政治之趨向於民主政治，則是無容疑義的。其原因有三：

(一) 盧梭主權在民之說，已深入人心，牢不可破。

(二) 民衆既已獲得勢力，不會再願放棄。

(三) 現在的政府，確比過去政府，能多顧全人民的意思些。過去的政府，已經過去了，不會再受民衆的歡迎。人類政治中，寡頭政治的成分，逐漸減少，民主政治的成分，逐漸增加的趨勢，恐怕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這種趨勢，是不能無有止境的，換句話說，民主政治的成分，絕不能擴張到純正的民主政治的地步，而寡頭政治的成分，也絕不能減少到零，惟一的原因，即是：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本是「相反相成」的東西。

(完)

中國文化學會緣起(轉載)

一九三三，十二，十六，早。

中國文化學會，現在已經在南昌成立，發起這學會的人，他們主張結束中國的前期文化運動，而開始着新中國文化運動；認定中國文化經過西洋文化的一番激蕩，將為再一度之發揚。更針砭時病，提出「責任」一詞以反自由，認為只有堅實的民族，可以參加國際。他們以「造成中國文化戰線之前衛」自負，想從根本上挽救這支離殘破的中國。其抱負甚大，其自信甚堅，其理論甚深刻，大有橫掃千軍之勢。的確，這是當前最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同時是現代青年對社會國家的責任問題，我們把這緣起，提供於此，希望讀者諸君，忠實而嚴格的加以研究。

(編者)

我等相信文化為一生物。

一地有一地的鳥獸草木，一地有一地文化之特質。

橘逾淮而為枳。每一教義之分，造成不同的宗派。到相當的長久期，終轉適於其本地的品種。

從某個源流之出發，其進行必須依於各地之地形，以成江湖之大觀。

保持一地一民族之品種。最合天然的法則。

我等相信文化為一生物。

生物之不齊，有蟬蟬朝生而夕死，有大椿八千年為一歲。但總得有一天會滅亡。生物之所以持續其品種者在繁殖。

以我們所可知的早已滅亡了的，以及垂死的諸文化以相較，我們認中國文化為最堅強之一文化。他的繁殖力與地理及歷史的限制戰，得到最大的勝利。現在沒有越過四萬萬人同文同軌一集團之大。沒有越過四千年可考的歷史之完整。

當別的文化常為新興的蠻族所掃蕩，如埃及乃為巴比倫與希臘所繼代，希臘乃為羅馬所統治，羅馬復不能敵其北方諸族之崛起；中國有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

在別的是一代之滅亡，在中國是一代之重生。

我等相信中國文化之今日，正在一新生代之開始。

我等不信胡適之等以中國文化爲已完全沒落，無可挽救，惟傾心接受西洋文明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國文化終將經歷西洋文化之一翻激盪而爲再一度之發揚。印度文明之侵入中國，自漢至唐而極盛。東晉一朝，最高卓的西域僧徒悉入東土。初唐之治，中國最聰慧的士子，皆皈依佛，然而至今中國不是一佛國。耶穌教之開展，自聖保羅之西走，數百年間化了全歐。然聖芳濟門人之來中華，實始元時，迄今六七世紀，耶穌教仍未生根於中國，假定英美法教會停止了經濟上之補助，去除了政治上之維護。在華耶教及其一切事業將一朝萎落。西洋的物質主義，不過是一尙未成教之生活形態而已。惟蘇聯企圖依此而造成一物質主義之新教。這企圖自身之前途猶未定。假定蘇聯能一時的造成此物質主義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國可成爲是這新教之最後的抗爭者；而蘇聯這企圖實少有完成之可能。反之，德國國家社會黨的政綱，要求把助成物質主義之法令之廢削，將成爲世界各處之一新趨勢。

我等不信陳獨秀等以經濟爲文化之全基礎，只有建立新經濟制度而後能建立文化之意見。更不信其中國所要之經濟制度，即俄國列寧所要之經濟制度。文化爲一社會之塔尖，必然具貴族性質的。這貴族性質，不是說文化乃限於貴族。荷美是一乞食詩人，其詞章是貴族性質的，乃爲全歐洲販夫走卒，公候將相所共愛。我等預料蘇俄將可有一度文化之發揚。但這發揚，決不是今日一般迎合其新王朝，崇作工農之頌歌的文字匠，即自鳴爲無產作者們，所可成就。那些新王朝的頌歌，是與舊王朝的頌歌一樣不值錢。俄國文化之發揚，乃是舊俄諸作家所顯現的那一北極的廣漠之國的靈魂之發揚。

我等不信蔡元培等文化之自由主義。生而爲人就沒有自由。自由之本意爲不犯人之自由；此外，這自由兩字無所用之。

我等以兩重意義反對前期文化運動中的自由主義：我等提出『責任』一詞以反自由。你是一個兒子，你應孝養父母，你有兒子的責任，你沒有自由。你是一國民，你須盡忠於國，你有國民的責任，你沒有自由。前期的文化運動者們，顯然皆是不責任者之自動。從『責任』出發即成道德及其規律。舊的道德規律，未必盡合於現社會。我們應認取我們在更新社會中之新責任。以造成新道德規律。前期文化運動之發展從『自由』出發。如施存統輩之至於公然非孝，是必然的演變，因爲從『自由』出發。馮競生輩之至於公然導淫，是必然的演變，因爲從『自由』出發。法國大革命期那個個自由的夫人之臨末的哀言，乃爲中國今日之寫照。前期文化運動已收他應得的惡果。一個農家勤苦地積蓄起來送他的兒子到上海讀書，從此就永不再回家中。那一城市沒有發生那不負責任的所謂『戀愛』事件。落得家破人亡。我等志願結束這前期文化運動，重新做起，確立新的責任，與新的規律，團結這破碎了的中國社會。

我等反對自由主義之反民族主義。我們不是原則上反國際主義。我們認爲只有啟蒙的民族可以參加國際。中國正需

一堅實的民族運動，以奪取國際間之穩固地位。德意志以嚴格的民族主義來鬥爭，為自由主義者所菲薄。但攔開一切之相暴，歷史將證見德國這新起的嚴格之民族運動，乃適合乎當代之需要。為早熟的國際主義所迷，實損害一民族之自立，及其文化之發展。希臘文明之自由主義，乃希臘衰落之原因。今日中國已有之所謂民族文化，顯或類於蘇聯之無產文化，同為官僚主義之產物；但反民族主義乃真是忘本主義。忘本不可。

我等不信梁啟超梁漱溟輩之以東方文明為精神文明。唯心論之可為唯物論所破，正如唯物論之可為唯心論所破，我們的祖宗，所以能保全我們的種族與文化者，不單靠精神。漢朝是一代與匈奴戰鬥的歷史。匈奴之弓箭來時禦之以長城之堅壁。一個文化的存在，必然有文化與武功並附；其發揚亦然。十四世紀的蒙古人有武功，以弓箭勝，結果是崩毀。若今日中國而自足於精神文明，那將繼蒙古人而崩毀。萬里長城已不能禦日本飛機之轟炸；我們惟有取他人物質之強處以禦物質之攻擊。那亟小資產者之溫和主義，原是十分美麗。但時勢正轉入相暴，溫和主義無能為力。

我等相信前期文化運動乃沒落中之一翻努力。前期文化運動之人物與其列入新中國之開始，不如列在舊中國之消失中。新中國文化運動之開始，不是前朝的遺民們所可發動。這當基之於現代青年之自覺。這自覺乃一民族之信心的復活。我們具有這信心。我們願與具有這信心的現代青年團結起來。我們無所惡於外來之諸文化，反之，我們樂於接受外來之諸新文化。但我們認一切外來的事物，必須依照我們自己的地形。江河不捐細流，以成其大。中國今日之枯竭正有待於外來的充實。但必須具有民族的信心，庶幾可容納異型的文化。我們具有這信心。我們願與具有這種信心的現代青年團結起來，造成中國文化戰線之前衛。

中國話劇運動過去的厄運和目前應有的努力（續） 浮萍

（四）目前政府對戲劇運動應有的寬宥

我們試看各列強政府對於其文藝戲劇的提倡，是如何地週密；而我們的政府向來對於這些東西就不加以注意的，近年來，政府理首於剿匪工作，成績固然不能說沒有；但此仆彼繼，大有「剿不了」之勢，這原因是為什麼？政府忽略了「文化的剿匪」的原故，前面已經說過，共匪在「非匪區」地帶，有着一個「文總」的機關，政府對這反動的「文總」，雖然也並不是全沒有顧及；政府的秘密工作人員，也常常和匪方秘密工作人員作激烈的暗鬥，可是這「文總」治下一個頂有力量的集團——劇聯，却很少有人去注意牠，我們知道，戲劇的宣傳力是很大的，政府的一打標語抵不了舞台人在

舞台上所喊的一句口號，不是嗎？在民國前數年，革命黨反對滿清最重要而有力的工作，正就是演戲！總之，戲劇之引响人民的思想是太大了。

在平常，我們很容易看到他們——劇聯的黨徒領導着一些無知的舞台人，在各都市，各村鎮作宣傳反動的公演有時，乘觀衆出精會神的時候，憑空還來一篇駭人聽聞的反動講演，自然，在這種情況之下，素稱愚笨的警察，雖明知其爲反動份子，也不敢怎樣處置的。他們在都市既如此明目張胆，在鄉村更是原形畢露的大賊其「蘇維埃」了。因此，中國的話劇舞台，幾乎全被他們踐踏得粉碎。結果是：被迷誠而爲匪的人，日漸增多，我們想想，即便政府如何屢次地去圍剿，又能剿得了嗎？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政府應該怎樣的處置呢？唯一的辦法，是訓練一班戲劇的忠實份子，作着有力的反共的正當宣傳，大家在嚴密的組織之下，在政府的掩護之下，正面的向「劇聯」總攻。另一方面，政府宜增加文化戲劇的秘密工作人員，在下層作着有效的秘密工作，向「文總」以及文總治下的「劇聯」作側面的進攻；務使無時無地均沒有反動者活動的可能。然後政府才有大功告成的一天；而中國這垂危的戲劇生命，才有復活的一天。

(五) 在劇壇者所應有之努力

一個人沒有飯吃，迫於不得已的時候，也許就去幹那違犯法律的事了。一個嗜愛戲劇的人，在這滿目淒涼的話劇界，沒有決斷一點的，往往也加入劇聯去過那「演戲」的「癡」。說到這裏，也許有使人不相信的地方。但這是事實，假如你在劇團裏幹了些時，就知道這種「戲癡」和鴉片癡一般的利害的。抽鴉片的人寧可少吃幾頓飯不能不抽大煙；「有戲癡」的人，寧可餓幾天肚皮，不能好些時不上舞台，是同樣的道理，下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萍：我知道你會責難我的，可是我過去的爲戲劇努力之熱誠，自問不下於你，因了家庭的阻碍，我便脫離了家庭來幹我始終要幹的戲劇還不說；當那年在山西我們倆分別時，我甚至窮到替戲園當茶房還不願回家去享清福而要埋首幹戲劇的情形，可以証明我的「戲癡」是比你還大；然而終于沒有戲給我演。這次之加入「××劇社」，外表上似乎我是向敵人投了降。但實在呢！只有天知道了。不過！萍！我們的伙伴被他們屈伏——甚至有麻醉了的，却真是大有人在。像我們的小妹妹——麗，就是一個。我整日裏愁眉苦臉地看着她生氣勃勃的樣子，心裏也着實有點爲她可憐，自然，我並不是任其麻醉，也時常暗中鼓勵她，勸她的。但是她那天真的回答，只有使我啞口無言。她說：『當然！最好是我們又復活起來同幹。但，能夠嗎？我們的舞台呢？』她似乎是要哭了。『總之，我要演的是戲，他們談他們的主義，我不管！』……老實說，你那種躲在生活的鞭策下的幹戲劇，也未見得比我高明若干。自然，我的意思，並不是反對你那種碉堡式的戰法。不過，總而言之，我們應

該加速度的努力，創造我們的戲劇和我們戲劇的理論，然後才有我們的舞台，到那時，我相信一呼百諾，我們的勝利是很迅速的。

××一日

由上面的信裏，可以將目前在「劇聯」的工作人員分爲三類：第一類是甘爲敵人製造赤色恐怖領袖份子，第二類是爲了過戲癮而加入工作的份子——在這類人裏面，因了環境的惡劣，也難免被同化而發生存心附逆的份子。不過總而言之，無論他是存心附逆也罷，是「唯戲主義」也罷。總脫不了爲虎作倀的嫌疑。第三類是暫時隱身於逆族下，決心在秘密中真正爲戲劇而努力的人。在這三類之中，以第二類的人數爲最多，以第三類爲最可欽佩和最有望；不過，在凶狠的敵組織下，但願他們不要稍稍懈怠才好。

在這裏，我們可以作個結論：無論我在劇壇或已離開劇壇，無論你在敵人的監視下或政府的自由下。總之，我們不能遺忘了我們原有的意志和精神，在這原有的意志和精神之下，努力我們自己的戲劇——青白色的，民族的大衆戲劇。自然，政府的大意，可以使我們的力量微弱，但我們的努力，却同樣可以使我們舞台復活起來的。

(六) 愛好戲劇者所應抱的目的

前面已經說過：近年來中國的戲劇舞台是太淒涼了，這的確是使愛好戲劇者所苦腦的事。十數年來我們戲劇界的前輩所努力得來的同情者——我們的觀衆，在這乾涸的情形之下，幾乎又遺忘了他愛好的話劇了；於是也只好進進京班，聽聽大鼓。對於好不容易才出演一次的「劇聯」宣傳劇，惟恐其購不到票似的趕去老早老早的候着。自然，他們那種口號標語式的上演，是會使滿懷着希望的人感到失望的。但飢不擇食的觀衆也大有人在。

感到失望的觀衆，我們固然希望他進一步的親自負擔起爲戲劇而努力的使命，向另一條路線，擴大起戲劇的力量，使戲劇的空氣由反動而正當地緊張起來。即飢不擇食的觀衆，最低限度，也希望能費一點時間來認清他自己所需要的戲劇。否則，那種盲目的硬吞生吃，是很危險的。我們試看，在目前這種情況下的中國，是否需要共產主義的實行和共匪的搗亂？在目前中國的劇情，是否需要共產主義的戲劇來鼓吹階級鬥爭？在中國這種沒有極顯著的階級懸殊之下，是否需要共黨先來造成階級，等階級形成之後再鬥爭？這種種，都是值得我們來討論而否認的。況且，他們那種似是而非的戲劇，根本就離着戲劇的場地太遠。若說含着深沉的毒汁到是真的。

那麼，愛好戲劇的朋友們所應抱的目的是什麼呢？自然，假如自己耐不住這飢渴時，最好是親自起來「幹」，否則，至少是不宜去受敵人狠毒的麻醉劑的。還得注意的是：應該了解我們目前所需要的戲劇是什麼？

(七) 附言

我原來的意思，是想將這短促的中國話劇的歷史搜集成渠，並參以我個人的意思，成爲一篇研究過去的文字。但當我翻了許多參考書，費了很長的時光時，我發現這樣作是錯誤的。因爲單只嚴格地去批判死的過去，而放棄了這嚴重的現在和將來，不過是一種極無聊的高調，無補於實際，所以我便放棄那源來的寫法，將一大堆已搜集好的材料，僅擇其重要的來作了本文的楔子，而著重於後者的三點上。這是我寫這文章的經過，錄出來以作結束。

——〔續完〕——

門爭

李山樵

在暮色蒼茫中，聽了起床的號音，急急忙忙地起來！

……

一一二二三三四……這是跑步時共同底呼聲！從

這種呼聲，衝破了靜默底人寰！我想那些享樂主義者，正在那甜密的睡鄉，聽着我們的呼喚，一定要討厭我們驚擾他們的溫柔之夢。自然，人人是願意享樂，個個不願受苦的！但是，環增支配我們！人生意義告訴我們！就不得不拋棄享樂，而來受苦了！是的！「社會學說，享樂主義是社會進化原動力之一。」這句話我並不否認；不過，中國人對於享樂主義是過於崇拜了！社會學所說的享樂主義，它底意義，是在說人因爲要享樂，就不得不努力去建設，以達他的期望，因此，就可以推進社會。我們看看中國人呢？終日千方百計，想刮點民脂民膏，來作牠的享樂的費用！姬妾滿堂，奴僕成羣，酣歌高舞，不知天下底人，有何痛苦，不知自己國家民族，處於何種環境！這樣，還能

談到什麼社會底進化？這是我說中國人不配談享樂主義的一點。

恒沙一粒的我！處在這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之中，雖受盡人間事底折磨，又有誰來姑惜憐憫呢？雖然有幾個窮朋友，能在清夜，爲我和一曲同調之歌，洒一掬同情之淚；但於事實，終無所補！不錯，姑惜，憐憫，在世俗者言：爲弱者無恥之卑號，我又何必道是？但是，我之所謂姑惜憐憫，不是希冀權位威勢之人來姑惜憐憫，而想能一嚐高官厚祿的滋味的；乃是希望國人能姑惜憐憫，而同在復興革命旗幟之下，打倒享樂主義，共拯國家民族之危亡！

廿世紀，是強權的時代，也就是鬥爭的時代！各帝國主義者，皆積極地準備——作最後一次的鬥爭！回顧我好夢方酣的國人，誰起來——鬥爭？誰起來——鬥爭！嗒嗒……嗒……嗒……！衝鋒號響了，國人醒來！一九卅五年，一九卅六年，乃是我們的生死關頭，這是世界人士所共

認的！起來！國人！我們真能「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手」嗎？不趕快「率領中原男兒，復我河山」？

「國勢蠅蟻壯士憂！」我固然稱不起是一個憂國之士，但是這一切的一切，嘗在我底心頭徘徊着！我雖終日處在顛沛流離之中；然而對於人生底真意義，就在此情況之下

落魄

三

日子過得快，時光從人間把萌芽的春天帶走，送來的是蓬勃的夏，田野間的草叢更綠得可愛，只是酷熱的暑氣迫人難受，曼君的祖父，因為過厭了都市的生活，尤其到暑天，簡直比地獄生活還難過，因此，在他慣遊的河邊看了一塊好地，比較高且靠近小森林，他在這裏建築了十幾間半洋式的房子，做他的別墅，曼君和她的母親也隨着這位老人搬到清爽的原野來住，這裏距離她的朋友蔚心的住所僅二里路遠。

暑天人最怕見太陽，太陽却誠心的願意在這時與人親近，當着人們還甜睡時，熱轟轟的蒸汽便向着逃避他的人襲侵，於是在這條距城市不遠的小河邊，當太陽未出東山，便有遊客往來，倒像是自然的花園。曼君每早隨着她祖父到這裏來，這種習慣，對於曼君，不僅是她的體格走向健美，並且因為環境的優美，就養成了她溫柔 and 謙的性情。她的祖父因為每早都是這樣遊玩，也似減少此衰老模樣

得着深切底認識。羅蘭說：「人生為苦與爭也」。這「若」與「爭」就是它——底意義。好吧！我們以大無畏底精神，苦幹，硬幹，快幹，實幹！勇往邁進，踏上新人生底大道。

(完)

冰若

，因此早上效遊成了他們每天的必需事件。

這一天，又是熱的厲害，曼君把桌上的書籍收拾起來，坐上腳踏車向着蔚心的住所飛奔馳去。

到了一座漆黑的大門口，她把車子交給守門的一個男人，自己慢慢的向着蔚心的書房走。

正坐在書案旁溫習數學的蔚心，偶然覺得有人在他身邊，可是他仍然低着頭不作聲。

「蔚心，你真用功！」

「呵！是曼姐姐！我以爲是家裏的什麼人呢。熱吧，請坐到邊來休息一忽」蔚心忙站起來這樣說。

「今天太熱！我看了一回書，覺得頭有些不好受，所以我自己放假一天來看看你，你真用功；我若不喊你，還不知道在你身邊站着人呢！」

「我怎麼不知道，我以爲是旁人，沒想到是曼姐姐來，有失遠迎。」

蔚心的話引的兩人大笑起來。

「麗心呢？」

「她同母親到朋友家去，老早就走了，只剩我一個人在家，我很想去找你，我打算把這一章練習做完就去呢。」

「那麼你算完牠，我們玩玩好了。」

「現在就玩吧，不管那些個，你告訴我到底考那個學校。」

「我考××學校，離我的家近些，可以不在那裏住，比較方便點，你呢？」

「我也是，和你有同樣的理由。」

「真好極了！每天咱們一塊去，一塊回，你從我們門前過的時候，叫我一聲就可以，咱都是用自行車，很快的，好不？」

「好極了！我早就想到這樣的，以後我們的生活竟在一塊。」

「將來進大學的時候還考一個學校。」曼君笑着說，蔚心有些臉紅起來，對着曼君的笑容不做聲的表示了同意。

「你願意我們永遠在一塊嗎？」蔚心低聲的問。

「如果在咱倆的思想不是離歧的，我願意永遠和你在一塊，就怕我們的事業不能合做，固了別種關係需要分開，我不願意理智做了感情的降者。」

蔚心的臉上現出了失望的神色，低着頭不做聲，火熱的情感似受了冰冷的網羅的籠罩。

「你對於你的前程怎樣想，是畢業後做官呢？還是終生是學者的態度探討人間的神密，或者是在科學的發明上

給人製造點幸福？」曼君很自然的把這個問題說出來。

蔚心有些驚疑，這個問題不像是十幾歲的人能懂得的，怎麼！他竟這樣靈敏，蔚心有些害怕起來，「她什麼都知道，」他心裏這樣想。

我不認識權勢，也不爲着爭衆人所珍重的金錢而奔走，我將來要做的事情不是追求自己的安樂而爲，是願犧牲「我」的一切，爲造成「大我」的幸福，我真不高興看這某階級壓扎某階級的惡劇。因此我的前途，不是選擇了你說的那幾條路，恐怕我是現社會的叛徒。」蔚心的話說完，低下頭去。

曼君驚訝起來，「他的話是真的嗎？他不是知道了我將來要做××功作才這樣說吧！」

他們很坦白的愈談愈深，漸漸的從倆人的臉上現出高興的模樣，並且更興奮的繼續下去，像是抓住了什麼東西似的歡喜起來。

直到太陽隱入西山，蔚心陪着曼君漸漸順着河邊向着曼君的住所散步似的走去。

他們走到曼君的門口，握手，說了再會，曼君正轉身進去，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我的車子沒帶回！」兩人對看着都笑起來。

「吃過晚飯我到你這裏來，我們一同到那邊小桃林裏玩玩，我把你的車子帶來，好不？」

「很好！」她站在大門前的台階上，看着那活潑的青年漸漸的離開了這裏。

中學生的生活已開展在他們的目前，蔚心和曼君正在一個課室裏，於是見面的機會更多起來。

光陰過得快，美滿的中學時代的生活過了兩年的光景，一天早上，曼君照例等着蔚心來找他一塊去學校，出她外意，當時鐘還差五分打預備鐘的時候，蔚心還沒來，「莫非是病了？」她這樣想，「這幾天的確是有些精神失常，再等一分鐘者不來只好自己走吧。」

曼君走進學校的門口，預備鈴已開始響着，她懶散的往裏走，同學們都現出驚疑的樣子，「怎麼今天她一個人，還來這樣遲，看她，像是不高興的樣子。」她向課室裏走的時候，許多同學看着她暗地這樣說。

教員走進教室，第一聲便問道這個空位的蔚心怎麼沒來，這是他兩年來第一次缺課，因此很使人注意。

曼君更懷疑起來，「怎麼他也沒請假嗎？」上午四個鐘頭的課她都是在懷念着蔚心。

午飯，本來是在學校用飯的，今天，她例外跑回家去，他想到蔚心的家去看看他怎樣了。

還沒走到她的書房，女僕給她一個洋式信封，她拿着走到她母親的房裏，很快的打開，她的心跳起來，因為她認識這是蔚心寫的。

「曼姐！

寫這封信的時候，心裏難過的不能說出我要同你說的話，你看牠的時候，一定也同樣的很難繼續下去，姐姐，當你聽見這不能確信的消息時，我真的裏開了這塊我們整日歡聚的故土向着異鄉奔馳。

我不願離這塊地，更不願離開你，但是爲了不得已的情形，只好忍着酸痛的心登車去了。

爲了……我不能再到學校讀書，我想約你同往，又恐被別人誤會造出謠言，因此我自己決然把生活變換了，姐，前途不知將怎樣，我確知，生活是苦的，精神是安慰的……

五

坐在洋車裏，把這些過去的情景回憶着。這種痛苦的追憶，刺激了她的淚腺，滴滴的水珠向兩頰交流。這時，雪花仍然不住的飄散，風更吹的加緊了。

「先生，倒是往那裏去呀！這條街走完了還不到嗎？」她頓從夢中驚醒，只覺臉上凍的疼起來，「向回走，我也是記不清了」他用了認不清的話掩飾過去，車子又返回飛奔。

車子走到一個旅館的門口，曼君跳下來，拿出一張片子交給那裏的一個伙計，上面寫了幾個字。

克利：

因今晚身體有些不適，需早睡，不能與你晤談，悵甚！明日，當早來拜訪。此祝

夜安！ 曼草

她乘了車往回走，心理總是不住的跳。身上有些寒戰，她想起一切過去的甜夢。

回到公廨來，她想躺到床上痛快的流一陣眼淚。院子裏亂蕪蕪，客人們談論不休，伙計們也忙個不住，像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她不敢放心起來，加速的向前跑，

走到她的房門，門是鎖起了，她驚疑的喊起來，一個伙計緊跟在她的後邊，把門開開，隨着進去。

「我的妹妹那裏去了，你知道嗎？」

「我知道，她到醫院去了！……」

「怎麼？」

「你聽我說呀！這裏前院住着一位客人，忽然今晚自殺咧，被人知道了，叫地方官來把他送到醫院去治，你的妹妹也出來看這個熱鬧事，誰知道，一看這個人是她哥哥，這裏，這不是好些個信。」

她全身發抖，在微弱的燈光裏，映出桌上的幾個信封

。「說叫你回來就去醫院，在××醫院。」

途 中

【續完】

一隻「小三輪」，坐上十來個人，再加幾件行李，行走起來一搖一晃地怪令人害怕，所以我不敢動轉，是就心裏丟在水裏的。可是人家都不怕，有說有笑地。

我這時雖說坐着這一葉扁舟有些害怕，但是我的眼睛是不能為害怕就停止了牠的活動的，於是立刻我就被四下的景物吸引住了。

我沒有航過海，不知道在海裏走是什麼感覺，有什麼景緻。不過，這時我看到的呢，是茫茫無際的一片連天的黃泥濘的大水，這越發顯得我們的這隻小船的渺小來。雖

「好吧，我就去，現在沒事你出去吧。」

她把信打開，字與淚痕混在一起，一行一字催着她落淚，慢慢的信落在地上，她從床上倒在地上，從暗淡的光茫照出她的臉上似染着血痕。

風不住的吹，窗紙嘩嘩作響，白色的雪花，滿天空飛舞，紅色的血，從她的口裏流出，在這黑暗包圍的宇宙裏，叫化們嘶喊，犬狂吠，充滿了悲慘的音調。

「電話，××旅館來的，找曼君小姐，」門外這麼一種聲音傳進來。

房裏仍是寧靜的。

門慢慢的開了，走進一個公廩的伙計，他瞪圓了兩眼向屋裏悵望，又迅速的跑出去了。

未完

張 堃

說沒有多大風浪，然而到了急流處，水頭也是拍得船舷作響，浪花一個個向船奔跑，再被太陽一照，則那一閃閃的美麗的光彩會叫人眼花。至于那遠處的有着很繁茂的樹木的地方，我們知道那是村落，可是被水圍起來倒像一個個的小島。

我就被那遠處的幾個村莊吸引着，幾乎忘了是在船上，所以這時被我們的同舟的人們的哈哈大笑的聲音，把我喚醒。一轉臉，那個光着紫黑的膀子的硬朗小夥子，正用力撐着竹篙使勁呢。我再看看幾個同船的，他們還在望着

那小夥子哈哈地笑。可是笑什麼呢？我也向那撐船的一看，才瞧見他那毛藍褲子的褲當裏破了一個大窟窿，客人們就爲那窟窿發笑呢。幸而船上沒有女人，不然多難爲情？

一會，撐船小夥子知道了，他發覺這羣客人是爲什麼發笑，於是赶忙轉了一個身，躲避了人們的視線。可是這時便有人說話了：

「你這樣伙幹麼直愣着，你看人家那隻船已離你多遠了。你這麼大個子還不如人家那個小孩子呢。」

真的，和我們一同開船的那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使着的那隻，已離我們老遠了。我們這個使船的見客人催，也就着了急，于是那兩條如鐵棍子樣的胳膊，揮舞着那根竹篙，不住地嘩啦啦地向水裏插。

這時，已有十點鐘工夫，太陽掛在頭頂上，沒有雲彩，也沒有撫陰涼的東西，我們就死死的晒在船上，直覺得發昏而且淌着滿頭汗。也許就因爲這熱勁，所以客人們都暫時沉默起來了，我則爲那撐船的黑小夥子的一身蠻勁，瞧着怪有趣羨慕。

「這麼大的水，那兒來的？」半天才有一個客人說話，向那撐船的。

「這麼大水，是不小，一直可以坐船到天津衛呢。這水是由南邊那條河裏湧來的。」

「那麼怎麼沒人管呢？」

「管，誰管呢，年年湧。」

「那你們才好了呢。今年硬船掙錢，明年又可吃好麥

子，地越淤越強。」另一客人也搭話了。可是這話也不知是好意還是開玩笑。於是撐船的小夥子有些不願意了。

「我們好了？可是有願意他開口子的是王八旦！眼看就到種麥子的時候，可時還有這大的水呢。種個屁吧！說我們可以使船掙客人們幾個錢，可是一隻船是好幾個股子合着貨來的，每天除去貨船的錢，一人可能分上幾個呢；我願意牠不湧，能收一顆秋糧，也比使船強的多！」

客人沒的說了。使船的說完這一堆順手提提他那破褲子，不怕叫人瞧着笑話。在客人們看來，使船倒是好事，每位大洋一角，一天不賺幾塊麼？其實呢，那不知他們其中苦處——一毛錢不知扒幾層皮才落到他們手裏，再者，自坐船的還不知多少呢。

這時，我們的船由那小夥子的努力，已跟在方才離我們老遠的那隻的後面了。一會，兩隻船穿過了淹在水裏的一片樹林，再一轉灣，便到了我們應該下船的那個村莊的街口。船也靠在一個飯館門口的高坡下，我們便上岸了，這三里的水路一共設一個鐘頭。

飯館的門前，果有一輛與我們方才坐的那輛相似的汽車等着呢。也是乘客們才下車，正忙着去上船。

我們這二十來個人，登岸後，便都奔汽車來了。等人和行李都裝滿這一車，噠，噠，噠，我們就出發了。

汽車上所感覺的當然和方才的還是一樣，不過因爲這一段路好走一些，速度較快些了。可是顛簸的罪並不減輕。

一路，車行甚速，野外景物不克細細留戀，再說這時

太陽已跑到頭頂，並是晒得四野冒煙的時候，看着四外的景物，早已不如早晨時的精神了，所以更覺焦燥氣悶。

不過在當時有兩件這時還不能忘掉的情景，還直到眼前閃爍。那就是，汽車上並在急駛時，一轉眼，我是在一塊高粱地邊，有兩個渾身紫肉，一絲不掛的農夫，彎着腰正在那裏鋤地。

這種奇蹟，看見的人當然不只我一人，於是爲這，便把同車許多人正要瞌睡的精神興奮起來，存了說話的題材。

「嚇，這傢伙們，怪舒服的。衣裳都不穿了。」

「可是這並不奇怪，在熱天，鑽進高粱地裏去鋤地，又熱又悶像在蒸籠裏，所以都是要脫個精光的。反正又沒人看見，不怕難看。」

說這話的那位肥頭大耳朵的小夥子，他一定有此經驗，不然他怎會知道這樣清楚。

聽着他的談話，于是我就由這兩個裸體農夫，想及德國現行的裸體運動了。真是，人類在當初爲何要費許多心思，發明各樣各色衣服？如若在那時經過一番鍛煉時，不用穿衣服多好。人身自然的美爲何要有這層虛偽的遮掩，人生爲何要找一個「衣食住行」四要件之一的一件麻煩事？

這是第一件使我不意的，至于第二呢，是當汽車經過一個村莊，在村頭上的一個水潭裏，我所看見那羣洗澡的人們的那一情景。

這水潭並不很大，面積約有二畝左右。由洗澡的人們

的身體沒在水中的情形看來，至多有四五尺深。可是水是非常清潔的，被天色一照成了藍色。

在裏面洗澡的人，因爲車行很快，當然是不會知道牠的詳確數目的，不過我看見，連大人帶小孩子是那麼一羣。至少有十幾多個。小孩子們玩得頂歡，在那裏互相追逐，互相戲嬉，等我們的汽車一過來，直吼吼地叫，而且用水向着汽車撥。……

可是這好玩的情景，如在銀幕上一樣，一閃就過去了，又使我覺得悵然良久。不過，一會兒，在我的意識裏又找出了牠的一個對比來，那就是我又聯想到了現代一帶所謂摩登的人物所提倡所迷醉的游泳。

然而這玩意——游泳，被這摩登先生們一提倡，就成了什麼呢？幾千幾萬建造一座游泳池，又得花十塊二十塊錢製辦什麼游泳衣，又得這，又得那……而且高喊着「游泳是最好的健身術啊！游泳是……」。可是窮人們是先該健身呢，先該求得一飽？在水裏洗個澡也得提倡，也得有口號！

所以這樣想像着，又使我不能理解了。爲什麼人類社會裏會產生這些類似滑稽的事情呢？啊，滑稽的社會，滑稽的人類！……

我們的汽車，跟着我的思想向前跑去，半點多鐘的工夫就望見縣城了，到了。

車進城後，停在一一個店房院裏，我們便下車了。各奔前程。時候也到十二點多。

當天我就住在城裏的一家親戚家的商號裏，第二天才

起早，雇一洋車，回了家。

光榮的死

張漢卿

十二月一號燈下。

從無意中接到了這樣一個通告，於是在他的內心裏，十足的感到了說不出的愉快，他並不害怕，並一點也不覺得什麼危險，他相信這是一件很快樂，很偉大的事，他決定毫不遲疑的去參加。

一座長方形的教室，裏面陳列着一排排的講桌，燈子，和長短不齊的學生，牆壁上張貼着日本，朝鮮，東四省合併製的地圖，上刊「日本皇國大地圖」七個大字。還有皇軍征服支那軍，皇軍剿滅義勇軍……等類的刺人漫畫，和怎樣去廣擴日本皇國文化的標語。上面站着一位教師，一望而知其為寡廉鮮恥的漢奸——王先生，他帶着一付深度的近視鏡，如牧師傳教似的，滔滔不絕地在上面講着：「日滿是一家人！我們要接受日本帝國的皇恩，以後我們也要接受皇國的文化，教育……」

「媽的，冷血動物！老子早晚要喝你的血，漢奸！國賊！……」他的牙關咬得緊緊的，暗自罵着，同時，握着鐵一般的拳頭，兩隻眼睛冒出火一般的光焰，注射着他的先生，漢奸——王先生。在他臉部的肌肉的表情上，看得出他受了深刻的刺激，他的情緒緊張到了萬分，然而他又不得不慢慢地忍耐下去，等候着打算着去實行這

通告——今晚的舉動——

這時窗外呼呼地寒風，把院子裏幾株大樹的枯枝，吹得瑟縮而顛抖，這現象徵着在壓迫下的反抗與掙扎。

鈴聲響了，已是下午四句鐘的時候，一切功課，他算勉強混過了，一刻也不停留地便離去了這可憎的學校。

回到家裏來，他看見母親獨自沉默地在那裏坐着。

「母親！」他喊了一聲，接着很快樂的走到他母親跟前，他母親連忙把他擁抱在自己的懷裏，很溫柔的一聲也不響的吻着他的額頰，他却只是雙目緊閉地去接受他母親的撫愛。……一會，他不知怎的覺得在他面上有了一種溫熱的水滴。

……又是怎樣的吻？不禁地在他心裏起了這樣一種回問，但隨時他便睜開了他的雙眼。

「哦！母親，你又在哭了！」這時他發見他的母親又是在哭。……很難過的，不由得他自己也從心的深處，起了一種悲楚，辛酸的眼淚，幾乎流出了他的眼眶……

這樣過了幾分鐘。

「母親！你老再不要這樣呵！」

「……是的……兒呵！……但……」

我……怎能不記念你那慘死的父親呵！……他……是那樣的死了……」他的語聲，好像變作了很傷慘的哭聲。母親已哭不成聲了，過一會，她放開了他，他也不做聲。只沉默的佇立在母親的身傍。屋裏頭，只有岑寂的，淒涼的空氣，低微的呼吸着，在他母子的四週環繞着，流盪着。

他如從夢中醒了般的，記起了通告的事。——是呀！這是一回好機會呀！……對的！我要踏着父親的血跡，去殺盡這般萬惡的強盜！用頭顱，血，肉，肝，腸，去替祖國增光！復仇！他的神筋在催動！洶湧的血液，快要衝裂他的血管！

晚飯開了，他盡量想法使母親得到短時間的安慰，他強意的說，笑，但，他全副精神，注意着，計劃着，怎樣地預備去參加這次的行動，他並不感到餓，勉強吃了點飯，便回到自己房中來。

不久，他就乘機偷出了他的家門。很英勇的，一下也不回頭，母親絲毫也不知道。……從此後，在這家裏，便也就永遠的不再有他的身兒出現了，好像他父親那樣死了的一樣；就是那個很好聽的「傑克」的名子，此後也不再有人來叫喊着牠了。

二

將近四十多的許英明先生，在他光銳的眼鏡，瘦小的臉上，帶着豪爽，英勇，果斷的精神氣，蓄着美麗的鬚，吐出洪亮而又斬釘截鐵的巨聲，他富有英雄的氣概，好漢

的豐彩，幼年時曾在軍隊裏幹過十多年的軍官，與「傑克」的父親張高峯是同營，而且又是生死患難的好友。他們因感到年老了，才一同卸職回家。

在西歷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的萬惡強盜軍閥們！揭開了猙獰的親善假面具，不惜燬滅東亞和平實行其蠻橫的侵略政策，竊奪了我們的錦秀山河——東三省——奸淫我們的婦女，屠殺我們的民衆，掠擄我們的財物，這種奇恥大辱，也即象徵了我們中華民國的淪亡。

「甯爲沙場鬼，不作亡國奴」。富有熱血和剛毅的兩位老英雄——許英明和傑克的父親張高峯——豈肯像安南，印度人去作亡國奴，替人家站街，守門，做奴隸嗎？與其那樣受異族的欺凌，宰割，倒不如同強盜拚命，死也死個痛快，他倆的熱血如怒潮一般的湧着，轉瞬間集合了千萬個愛國男兒，組織了義勇軍，在冰天雪地中，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拚命，卒以彈盡糧絕，終於被強暴矮奴戰敗了，可憐的張高峯先生就此一命嗚呼！聽說他老就義的時候，還談笑自若，神色不變哩！

許英明先生忍辱含恥，帶了少數同志，逃回他的故鄉A城來做秘密工作，因他的精明，經歷，行動的詭密，計劃的周詳，所以外面一點風色沒有，的確！十多天來，他是未得閑息一下的，就是連吃飯吧？也不能叫他好好的吃一餐，身體是那樣的瘦削，頭上的髮，是蒼白了，不知還是那一天剪過了的，總是蓬鬆着撥散着，他真是一個渾身忙不過來的人，但是他有時烏黑的面孔上，呈現微微的笑

容，是表現了他精神是痛快的！未來是光明的！和着復仇的熱念！祖國的繾綣！

室內佈置很簡單，除掉幾張工作掉子外，差不多就只幾張各人睡的床鋪了，這樣什麼人也不會知道這是一所秘密窟。

光亮是漸漸的暗淡下來，全室內差不多完全沉浸到一種很陰黑的境地，但，那埋頭伏在掉案上工作的許英明先生，還是在那里很虔意的工作着，很精密的計劃着。

他好像有所感覺的模樣，慢慢地抬起他的頭來，隨着抬起他的手兒，撫摸着他那散亂的頭髮，很出神的望着窗外——灰色的天空裏佈滿了慘淡的迷霧，風在呼喚，雪在舞飄，一切生物都給寒氣制伏得躲在窠巢裏發抖去了，這時掙扎的，只那不屈不曲矗立的松幹。

他想起早上所發出的通告，正要到集合的時間了，室內除了負着值日責任的馬同志，其餘沒有人了，當時他——英勇而幹練的許英明先生，在一個床鋪一頭，拿出一個青色的包裹來，裏面也不知是些什麼？看也不看的，他慌忙的將牠抱在手裏，匆匆地走了。

三

潔白的雪，覆蓋了原野，掩埋了一切萎草，落葉同曠曠的大地，夜已吞沒了宇宙，滿眼望去，僅白茫茫渺無邊際的一片，那較小的山邱，僅能看出牠的輪廓，一排排的樹林，也只現着浩白一團。

山邱，離城約有四五里的地，林木長得很幽深，很繁密的，在平常，差不多沒有什麼人敢到這地方來的，尤其是時際寒冬。

夜已深了，朔風仍然似頭狂的在狂叫，一切都好像淒悲的模樣，這山邱被淡白的夜色籠罩着，更幽靜，更嚴森了……

這幽沉，森嚴的山邱，就是愛國志士的淵藪。……他們，許英明用通告書招集來的忠勇剛毅的志士們！在這樣的景色下，漸漸集合，他們的心靈，都充滿了無限的悲憤，激烈，他們都揮着雄壯的膀臂，束緊他們的腰帶，整理他們的傢伙，慘厲，威嚴，悲壯，激昂的空氣，瀰漫，寂寥的黑夜。犬隱約的在村莊哀鳴，樹枝沙沙瑟瑟地低咽，宇宙，萬物，都現着義憤，暴怒，黯淡，和淒涼的氣象，和恐怖。

忽然呀的一聲，突破他們的耳膜，開始一字的排立着，個個屏息如待着長官命令，而決定他們怎樣的動作似的，而少年英雄——傑克，尤超衆的興奮。

許英明，兩手叉在腰間，雄壯而威武的站在山邱的高處，目光炯炯地閃動得發亮，他厲聲對着大眾宣講：

「各位英勇的同志們：

咱們現在又要同那般強盜拚一個死活了！諸位！萬惡的……日本，強盜矮奴們，竟敢搶奪了咱們的土地，奸淫咱們的女同胞！壓迫咱們的弟兄，焚燒咱們的房子，掠擄咱們的財物！又慘殺咱們……們的……愛國同志！諸位！想想！

咱們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民！是有血性的男兒！豈願做三島矮奴的俎上之肉！豈願厚顏去做亡國奴嗎？咱們怎願做沒理智和靈魂的畜牲，去投降，去做那……媽的漢奸！

……他媽的！這一次，咱們非把那般日本強盜，矮奴們，殺他一個乾淨，殺他一個痛快不可！

諸位！不要害怕，咱們要毫不猶疑地踏着先烈的血跡去為祖國赴戰！去替先烈復仇！去替祖國復仇！

叫強盜們知道咱們大中華民族，有的是雄心鐵胆！有的是英雄好漢！有的是頭顱！有的是熱血！

咱們大家就去殺……殺——

於是這些英勇的戰士們編成了兩隊，向他們經過十數次精確偵探的目標，分左右翼進攻，少年傑克，編入了擔任正面的右隊，火在他們個個身上燃燒着，血在他們個個身上沸騰着，像一羣瘋狂了的猛獸，要擇人而噬似的！尤其是許先生悲壯激昂的演說以後，敵愾同仇，恨不得立刻去毀滅三島的日本！

四

「嘩！嘩！」一對守門的東洋狗，被少年英勇的傑克，兩刀結果了，奪取了槍械，一羣羣的餓虎，像富士山上的雄獅在暴吼，像太平洋中的波濤在洶湧，日本倭奴，從甜夢中驚醒，都嚇得魂飛胆落的各自鼠竄逃命，勇敢的戰士們，狂揮着他們鋒利的武器，盡量的砍，盡量的殺，殺這般東洋狗頭！

終日淘醉在香港的肉，甜密的香檳，和金迷生活中的

狗司令官，正在緊靠着一張秀麗的沙發上，斜歪着頭，正在迷夢中幻想着。

「碰……碰……碰！殺……嘩啦！」他突聽了這種暴裂的吼聲與槍聲，因此吃然一驚。

「鈴……鈴……鈴……」他便連忙按着案頭上的叫鈴，打算馬上叫一個聽差的來問個究竟，但，不等他將手收回，却是早跑進了一個他的心腹的聽差：

「報……告……事……情不好了，不知……從那裏……來的義勇軍，已經殺得前面的辦公室了……」

「碰……碰……碰……碰……碰……碰……」

「司令官……不……不好了，請趕快打電話給第三聯隊，叫他們快來增援……」正這時，忽又走近五六個狗軍官，很惶恐的同聲的向着司令官這樣地報告，但個個的臉上，都嚇得象豬肝色，而司令官呢？更不知如何是好：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呆呆的睜開他的圓眼望着他們。

「碰……碰……碰……碰……碰……碰……」

在他們互相惶恐的時候，殺已近了他們的臨頭，於是他們拔出身佩的手槍抗禦時，一，二，三，四，的都應着那槍聲而先倒了。

……

慢慢的，慢慢的，在這整個的司令部中，便也就不再有聽着槍的碰聲與人喊的殺聲了。

室裏的一切，是這樣的險慘，司令官們縮在那裏，老

早是已經沒有知覺了。

「強盜！萬惡的矮奴！你們也有今天的一日，哈！」

「強盜們！看我殺盡你們這殘暴的東西！」，在這樣一切都完了的時候，却還有這樣一個少年英雄，走到已死了的司令官的門前，反復地一刀刀的砍着，像很勝利似的講着，哦！這是誰，這就是在家里偷走來參加這次大殺矮奴最英勇的那個傑克呵！」

「碰……」

「哦！不妥當吧？我預備着走吧！哦！我們的同志呢？傑克站在門前一回頭，他才感覺到他的——夥同志，都已走了，於是他不免有點着慌起來。」

「碰碰！」

來不及，來不及了，這時傑克他再也來不及的走出司令部了，於是，他終於被那狼軍的救兵所擒獲。但，這樣被擒獲的，却也並不只一個。

五

朔風鴞力的在怒號，雪花在空中狂舞，兩面兇狠的狼軍，很嚴緊的夾着他們在中間，但，在他們之中，却沒有那一個有絲毫害怕的表現，直挺着他們的身體，開着他們的脚步，應和着那前面悲壯的軍隊號聲，大踏步的向前走着，雖寒風刺骨，他們也毫不顫縮，這樣誰也不會相信他們是將要去死的人。

死沉沉地街道上，忽地發現了這樣的一回事，空氣是很沉寂的，也沒人擾攘，只有一般將待死的囚徒，互相播一種驚詫的聲息……

「哦！媽那巴子！萬惡矮奴！又在慘殺我們中國人呵！」

「唉！看呵！那一個，是年青的孩子呀？多麼精明，神氣多麼雄壯可愛呵？我的天哪！萬惡的……」

「矮賊！你們看見了不？那年青的孩子，不正是前不久被日本狼軍梟首示衆抗日最激烈的義勇軍首領張高峯先生的兒子嗎？叫傑克的，咳！他是怎樣英勇可愛呵！」

「昨晚舉動，恐怕就是他們了，咳！他父親是光榮的死了，一個可愛的兒子却又同樣光榮的死去！……萬惡的日本！矮奴！強盜！」

在這些人們暗地互相驚詫，嘆息的聲息中，就隨着軍隊走到了離街道不遠的血海地方，這樣，他們各自的心目中，却才覺到他們死的來臨，知道他們將永遠地離開他可愛的祖國！

「傑克！咱們英勇的小同志，你歡喜這樣嗎？」他們將要……分散去到去執刑的時候，和傑克同一樣命運的謝復興同志，對傑克這樣問！

「歡喜的！為祖國而死，是光榮的！」傑克以不屈不撓的態度回答他！隨着不久，他——傑克——傑克充滿了紅的血淚的眼睛，挺着鐵般的軀幹，似怒潮般的吼叫着

「打倒萬惡的矮奴！」

「殺盡吃人的強盜！」

「同胞們，繼起復仇呀！」

「大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族萬歲！」

「嘩！嘩！」他倆終在凶惡猙獰地一羣日本狼兵的目光下和兩個執行的狼兵刀鋒下很安靜地躺在地上了，鮮血淋漓的兩隻頭顱同那強健的肢體離開了，潔白的雪染上了鮮血，反映着偉大，雄威的光輝，他們對於他們的祖國和民族的志願已盡了，他們的尸體，隨着祖國失土偕亡了！但他們的靈魂是已得到無上的安慰呵！

六

這是晚上的事情，她從人們的傳說中，知道：她兒子的死耗。本來從她兒子晚上私自出去不回來的時候，她的心裏，已是很難過的！預料着這又不是一件吉祥的事，因此，當着夜半譁烈的槍聲喊聲裏在日本狼軍司令部左右振響着的時刻，她是很急促的在她心裏，喊着她兒子的「勝利」，禱祝着她兒子的「勝利」但他兒子勝利，終於獲得了勝利，然而在他這樣獲得了勝利的當中，在他的本身却終於是那樣的同樣隨着他父親一路死去在那刑場上了。可憐的母親，該是怎樣的傷慘！哀痛呵！哭着，哭着！他是在那裏那樣的哭着——手中抱着兒子的相片，英勇

現代一女性

她和他結婚已一年多了，雖然她和他的訂婚和結婚沒有完全經過他倆人的同意，然而他倆婚後的生活倒是蜜也似的。

她和他的訂婚是這樣的！他的父親年紀老了，只有他

的相片！很淒悲的在那裏哭着，忽而屋裏，一點聲息也沒有了，很肅靜的，很靜默的，只聽得室外淒涼的風在呻吟，在哀鳴！

哭聲漸漸的低暗了，好像是一點氣力也沒有的樣兒，敬息了一會，她！她於是便從她的手中，漫漫的將她兒子的相片拿了起來用着她紅腫着而有血跡的淚眼，很注意看，啊！霎時間，她是一點什麼悲哀都沒有了！……看，看着！她好像在這相片上看着她兒子在向她笑了，「啊！我的兒子並未曾死去！」所以，在她的面上，隨着便也就發現出一種很愉快的容色！……

「哈哈！我的兒！

是爲着咱們的祖國而死的！

這樣的死！是光榮的！

他的靈魂隨着祖國是永久的在世上生存着的！」

一九三三，十一月，二十九，稿于鎮江

碧波女士

遺麼一個，願意早點給他娶一個比他大的媳婦，好早給他老人家抱一個孫子。她的父親呢！因爲自己女兒的年紀也不小了，「十八九的大姑娘！……」在別人的嘴裏是這樣的說，而且對方的家裏看來也很富，的確在城裏他要算

是富家中的人丁，所以她的父親決意把她許配給比她小五六歲的他——在兩方都同意的時候，他不很願意也不說一句話來反抗，她父親認為不說話是默許，所以事情就這樣定了。

在訂婚後八月間，他倆結婚了，結婚的那天晚上——旁的人都走開了的時候，她自己坐在新的屋裏，心坎裏也和她訂婚後的幾個月內一樣的湧漾着懷疑的波紋：「他愛我嗎？……不：不要愛吧！……呵！那樣我可以很自由的讀書！……作事……！」這是我們姑娘心中最大的疑難，她願他愛她，又怕他愛她之後，使他不能順利的求學！……作事。「愛是多麼惱人呵！」這是她平常說的話，你想在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正相熱愛的時候，男的必定給女的點苦吃，那就是說當愛情的火焰燃燒的正烈的時候，在兩者之間，會有一個小東西出現！那她是多麼害怕呀！平日裏她看見別的女人因為小孩子把什麼事都就誤了，她恨她們沒主意說她們是罪人！今晚呵！她皺着眉頭心的深處起伏着不安定的波紋，神思不安在椅子上凝視着屋裏的一切，門簾開處，他進來了，走到屋的當地上，她兩眼直瞪着他——他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很可愛，他臉紅了，不敢說話，說句實在的話吧！在他心深處就早早的愛上了她，他怕她，她呢：今晚她一見到他那種孩子氣的態度，便傾心於他了。

「請坐吧！」她說。他坐下了。

「請喝茶！」他害羞的說。

「謝謝！……你愛我嗎？」

「我……愛……」他的臉更紅了，她眼裏閃着光，臉上露出勝利的微笑，什麼求學作事都忘記了。「親愛的！請過來！」他站起身來，含羞的而且慢慢的走了過去，她張開兩臂好像把一隻柔順的小羊般的將他抱在她的懷裏，吻他……

婚後的他倆的生活，甜蜜而且快樂，雙方的父母喜歡他的臉都皺了，她和他離不開，兩者之間，好像有一條什麼膠性的線牽着似的。

白天裏他兩在屋裏相對的坐着，四隻眼睛在投着光輝，有時他倆坐在一個椅子上——很緊的坐着，相在的吻着，口裏還不住的說着：「小弟弟……」「小姊妹……」愛……「愛簡直是長在他們的嘴上了。夜晚的時候他們的新屋裏早早的就成了漆黑的，因為他們實在不願讓那含有嫉妒之光的燈直射着他倆，有時月亮緊緊的偷窺着屋裏的那一對可愛的小人兒，密也似的談着，月亮知道當他倆每夜如此的密談着的時候，漸漸的兩人都感覺到厭倦，好似他倆討厭了這甜蜜蜜的生活，又好似兩者之間缺少個什麼東西似的。

有那麼一天晚上，他倆依然蜜也似的談着，他忽然說：「小孩子是多麼可愛呀！」她笑着回答只用手打他的嘴，他不反抗，因為他實在願意她的，不論什麼部分時常觸着他，他是醉心於她的一切的，後來她只紅着臉，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看看窗外的月亮，又看看可愛的他，她心動了！

「愛……」她說。

「愛……」

兩人的蜜也似的動人心懷的話吻合了！……

……

兩個月後她低聲的含着淚給他說：「我不願走路，我

肚子痛……」

他笑了！但她却大大的不高興起來。

雙方的父母知道了那件事以後，在他們的臉上，又都

皺起了笑紋。

她呢！自從發現了那件事以後，神態不安整天不吃東西，常常偷偷的跑到野外，坐在地上默默的沉思：可恨！

……完了……罪人……沒有主意……不……求

學作事……完了！啊！罪人……不……唉！完了！

讀者園地

一少婦

颯颯的北風，呼呼地作響，整個的大地，已沈淪在嚴酷的隆冬裏了。近于寒極的北國，更是滴水成冰，霜風刺骨，人們要不是被生活驅使，市井墟郊，恐怕會斷絕行人的踪跡吧？

是一個嚴寒的下午。雨雪紛紛，或斷或續地在空間飛

……

孤身的她，徬徨的心不知因何事而淚下了。擡眼望着天空：暗淡淒涼；惟一鈎殘月高掛放着她閃爍的白光，及滿天的晶瑩的淚眼，偷窺着人間。寒風伴着殘葉，時而飛起時而墜地，乾枯的樹枝，與地上婆娑的樹影相招呼着；依不捨，但畢竟離開了，呵！依稀記得今春月夜花下語，而今呢！花落人散了。從今後何處尋？寂夜濃蔭花下愁深，夜寂靜，萬物無聲；稚心跳動懷前情，怎奈寒風吹秋葉，淒慘不得入夢中，呵！亂飄零！片片殘紅。

西天的一抹晚霞，托着夕陽，由光明將至暗淡。西處炊烟，繚繞起於天空，或斷或續。晚鴉出沒於烟波中，自由飛翔，同時發出了哇……的淒涼疲倦之聲，這景象，在這美麗的景況中她的心裏了慢慢的燃起了熱情的火焰。

若玲

舞，時間快兩點了，平浦通車開車時刻已到。雖然是隆冬天寒的時節，但車站的乘客，却仍是擁擠，各人携箱負匣，爭先恐後，別是一番熱鬧。

這時三等買票的窗口，人山人海，天津，濟南，……的呼聲，時入耳鼓。

「先生，直到浦口，該多少錢？」一位年約三十的少婦，一手抱着一個不滿一週的小娃娃，一手提着雙隻小包，跟前還站着一個年約四歲的小女孩。她站在人叢中，這樣地向賣票處發問。

「到浦口？二十三元四角！」

少婦穿着藍布大褂，外套灰色皮大氅，頭髮蓬鬆，脂粉不施，面容憔悴，一望知她是個飽經世故的女人。

「二十三元四角！」她自言自語，於是把抱着的小孩放下來，預備向提包拿錢買票，不懂人事的小孩子，那裏會體涼他的母親，腳方觸地，竟哇哇地哭了。

「車快開了！」這樣的催喚的聲音，遍佈車站。少婦也顧不得小孩的哭泣，赶忙開了皮包，拿錢買好車票，同時顧了一個脚夫，抱着女孩，自己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抱着那一歲不到的孩子，向車上奔去。匆匆地在三等客車裏找着一個坐位，發落了脚夫，這才稍稍安心。來客是那樣的多，緊緊地擠得出來氣。這少婦把兩個孩子，一個抱在手上，一個偎在膝前。

「媽！我要坐坐，站着腿痛咧！」大的孩子像要哭了。

「好孩子！沒有空位子，坐到那裏去？我只得抱着小弟弟，沒法再抱妳了！」

「我們坐火車到那裏去？爸爸呢？他去買糖去了，是不是？」大的孩子想起了他的父親。

「了蘭！我的好孩子，待一會我買糖給你吃，爸爸：

……」只說到這裏，幾乎話不成聲，說也奇怪，那女孩似乎也懶得母親的悲哀，也就不再往下問了，沈默着。

噙噙嘴，餘聲嚮了，誰都知道是火車開始行動的表示，多少送行的男女，紛紛跳下車來，和車上的人搖手舉帽，表示前途珍重，直到車子走遠了，這許多人才慢慢地散開。

雪花依然的飄着，嚴肅的郊野，一片淒涼，嘈雜的車中，笑話連綿，在別人自然別有一種行旅的風味，惟有那少婦，一聲不響，苦臉愁眉，靜靜地在追思她的往事。

「妹妹我愛你！我誠懇的愛妳，但是我不敢明白地向你說，只好站在銀白的鏡子上說：『妹妹我愛你啊！』」

……」這樣的語句，一時充滿了她的腦海，唉！這些，原來都是誘惑的甘言巧語，整個的世界裏，都滿佈着虛偽欺騙！早知今日，悔不當初，而今隻身孤苦，真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她想到這裏，傷心已極，不禁兩行熱淚，源源流下了。淚珠如雨點般落到睡在懷裏的孩子的臉上，把他驚醒，兩個小手在臉上摸摸，哇的一聲，就哭起來了，她低下頭來，輕輕地親他一下，安撫着才又依然睡去。車子過了楊村，快到天津了。許多乘客，都各自整理行李，又是一番忙碌。到了天津，車箱裏的客人漸漸減少，擁擠的三等車，比先鬆動得多了。她把大衣卸下來，鋪在一條閒空的坐位上，再把抱的小孩，放在大衣裏睡着，同時又把站了許久的女孩，抱放椅子上坐着，給她一些果餌，然後自己靠窗坐下，呆望着滾滾黑煙出神。

「媽，我要下去走走！」四齡的女孩，這樣喊着。

她正在凝思，任憑女孩怎樣的呼叫，始終像沒有聽見，這時坐在她旁邊的一個中年男子，和他的太太，見着這

小孩在呼叫，倒反着急了，他赶忙走過去，輕輕將小孩抱下來，並且對她說：『太太！你這小姑娘要下來走走』這幾句生人的話，把她思潮打斷了，連忙站起來，很低聲的說道：『謝謝先生！』

『我看你一人坐着，怪悶的！叫內人坐這邊來，陪妳說說，好嗎？』中年的男子很關切地這樣問。

『謝謝！先生貴姓？』

『姓王。』

『王太太這邊坐吧！蒙王先生的關切，感謝得很！』

『哈哈！』帶着笑臉的王太太，一面說『別客氣』一面就走到這邊來了，同時還帶着很和藹的聲調。向少婦問道：『太太貴姓？單身帶了兩個小孩，往那裏去？』當她們說話的時候，王先生早就抱着那女孩，回到他自己的坐位，問長問短地和那小姑娘說話了。

『我姓劉！我到南京去找我的父親！』少婦這樣的回答，『劉太太貴庚？令尊大人在京幹什麼差事？』

『二十八歲，家嚴供職國府內政部。』

『我看劉太太萬分憂鬱，似有隱痛在心，好不好對我說說？』王太太這樣的一問，竟引起她滿腹的悲哀，兩行熱淚，又如泉湧地掉下來。

『別傷心！劉太太，同是天涯淪落人，有什麼傷心事件，你可公開說說，私自悶在心裏發急，急壞了身體，多不好！』王太太這樣的慰問着。同時還叫茶房買了一盆水，給她洗臉，照應她用飯。劉太太很感謝王太太的殷勤和懇切，後來兩人說得很投機，劉太太開始申述她的悲哀。

『原先我的父親出身仕官，家境非常富裕，不幸自我母親死後，家中無人照應，父親在母親死後又一年，娶了兩位姨太太，後來又連娶幾位，家中沒有管事的人，聽便這些姨太太奢華浪用，不到八年工夫家產傾蕩一空，那時的我，因為沒有人管教，不肯讀書學求，五個姨娘中，有一個比較懂事的，向我父親說：『大小姐今年二十一歲，應該擇婿了！』我父親聽了她的話，結果選定了這劉家的少爺，因他的父親是翰林出身，書香世家，那時的我既沒有充分的知識，對於自己的婚姻問題，那裏知道考慮，加以劉家的少爺，常來我家，和我談說，我聽了他一些巧妙的言辭，實在也不知他個人的品行學問。

『後來我父親的境遇一年不如一年，自兩位姨太太，竟捲逃無蹤了。當我二十二歲的那年，就和他結了婚，一年後，生了這個大女孩，又一年，他父親死了，自他父親死後，他常托言去天津做事，每月要在天津住十來天，日子遲遲的過去，直到今年，我生下這個男孩，才到滿月，他忽然跑回家中，向着阿姑和我說：『他在十五歲的時候，曾和某女士結過婚，因彼時他的父親在世，不敢宣佈，現彼生兒育女，已有三四人，長女年十三，肄業某學校……』我聽了這話，好像晴天霹靂，他既早就和某女士結過婚，又何苦害我來？你道是怎麼一回事，原來他在十五年前結識了一位亡命客的姨太太，她很有點積蓄，可以供他的揮霍，所以現在她雖是年逾四十，在他的眼中，還要比掌上蓮花，今年夏天把她接回家中，居然以主婦相稱，把我攔在一邊，阿姑因愛子心切，且又貪彼錢財，也對

她另眼相看，我初想顧全體面，大家敷衍了事，不想沒有人心的他們，竟把我當做眼中釘，非把我排擠出來不可，我本想提起訴訟，奈無分文，那能動手呢？昨天向親友借得數十元，南下找父，只恐我父親力量有限，自顧不暇，恐也不能幫助我多少，以後我們娘兒三人如何了局？」說到這裏話不成聲了，只有斷續的悲泣聲。

王太太也表示很詫異的同情，帶着很忿恨的聲調說道：「現在的一般的青年，沒有一個不是學着一點皮毛，天天喊着『社交公開』『自由平等』其實詳究起來，連『社交』『自由』這幾個名詞都不會解釋，借着這些美好的名詞，做他們欺詐詭騙的工具，朝秦暮楚，自以為榮幸，今天結婚，明天又離婚，看作家常便飯，只苦了那些青年少女，受人哄騙，自陷深淵，現在妳已是木已成舟，對於劉家，如何打算？」

「我打算找我的父親，可是恐我父親未必理會我。因為他對於兒女之情，早已置於腦後，不復記憶，當這事情發生之初，曾和他去信商量過，可是沒有回我一個字，我對劉家，別無奢望，但求給我母子一點生活費就夠了。只因劉宅清寒，無法提交現款為苦咧！咳！我真悔很少時不努力求學，現在若能自謀生活，決不致受此人生的白眼，我覺得世界一切，都是虛空，要不是有兩個孩子無人看顧，真不如早死，免得在人世多受些痛苦！」她說完之後，

朦朦朧朧眼睛裏，好像有千百個猙獰臉孔的少年，在那裏演進他們的本宗，啊！原來都是些人面獸心，他們除掉某種慾望外，還有什麼呢，不幸的女子，竟做了他們踐踏慾的附屬品，愛時抱在懷裏，不要時丟在一邊，多麼傷心！

夜深了，車中的人，大半在椅子上睡覺了。車中也換上寂寞的空氣，惟有劉太太淚珠滴滴，在思想她的一切。隆隆的車輪，依舊向前駛進，浦口的來到，就在不久的兩三個鐘頭以後了。遠望天空，已呈現魚肚色，天快亮了。車上的茶房，提着溫水「洗臉不？洗臉不？」的問着，劉太太買了一盆水，草草的洗了一下，同時給兩個小孩洗好，又買了點心，給他們吃。

車子到了浦口，乘客紛紛下車，王先生很關切替她！劉抱着小孩，由浦口過江，叫車送她到父親的寓所。

當她見着父親的時候，才知道他的差事，兩個月前被裁，平日少有積蓄，以致賦閒生活艱難，對於女兒的事情，雖有幾分的同情，但也囊內空空，束手安策，可憐的弱者，母子三個，在政途中徘徊好像迷途羔羊，惟有仰天嘔泣，嗟嘆自己的命苦！……

【完】

一九三三，一二，廿，

風雨之夕

誠文

聽！那淅淅瀝瀝的聲音！
像山洪暴漲，像杜鵑悲啼，
整個宇宙給他變換了，
變換得使人可怕！
風聲依然在尖聲地嘶叫，
震碎了這大自然美夢，
也觸動異鄉游子的歸思，
可是在這時啊，
我彷彿像海面上飄忽的危舟，孤獨地！
雨後的槐樹，
綠油油地披上一件新的衣裳，
也許她轉年青了吧？
但是給這一切刺傷了的心靈，
永遠不能使它完整起來。

文藝戰線
第十八隊裏目錄

時事短評	閩省叛變之陰謀	不然而平
美俄正式恢復邦交後	新	嗚然
評市府當局大補舞女	高慶	玖
唯物派的文學起源論	孔均	豐
禿頭李(續完)	李洪	影
明聰園筆記	草一	白
詩三則	李洪	影
1. 心琴(續未完)	張如	農
2. 心萍(續未完)	張如	農
3. 心萍(續未完)	張如	農
讀者園	張如	農
1. 青年(續完)	張如	農
2. 開演前的一幕趣劇	張如	農
3. 寫給人們的「愛」	張如	農
4. 人間	張如	農
每週評論	張如	農
評「紐約歌舞團」	張如	農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青年評論
第二卷第五期出版了

時事短評	西南中委不出席四	理
告編建全省同胞	猛進	微
今日中國青年的進路	丁劍	峰
由土其復興史上所得之教訓	霞	譯
英國社會之變遷	霞	譯
我們青年團地	朱了	然
覺後之旅行靈泉寺	高雲	青
對本刊的一種貢獻	高雲	青
不可不注意之消息四則	高雲	青
共黨內部之消息四則	高雲	青
上海黨企圖舉行暴動	高雲	青
馮祝萬滬北活動	高雲	青

每三期洋一元二角
全年三元
社論評年青者行發兼輯編
號六十橋月明昌武 址社

本刊

第二卷

第二期目錄

閩局之面面觀	葛民
中國話劇運動的厄運	浮萍
和目前應有的努力	林房維
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再出發	王季陸譯
華兒	壬子
深夜	誠文
浪迹	徐塞梅
詞一闕——石州慢	勉菴
給英勇的戰士們	誠文
八達嶺旅行記	王質直

幽燕半月刊

第二卷第四期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發行所 印刷者 代售處 定價

幽燕社
保定振興里十四號
益世印刷局
保定大金線胡同
電話二百七十號
每季三元
半年六元
全年十二元
各大書局